

鼎修德安府全志卷之二十一

藝文記

雲夢縣

修學記

鄒觀光

自世趨功利有司孳孳問程書言教化者溺其職矣有能振敝維新嘉與諸譽髦章教敦化意在斯乎作雲夢縣儒學修學記記曰雲夢古澤國也在禹貢圖經所載欽荆衡江漢爲山川最至於漢修詞之臣猶誇張至儷於上林不亦偉乎巨麗哉人材宜亦斌斌

德安府志

卷之廿一 藝文

一

蓋今地隸分之諸道而名擅於茲邦所謂崇隆華峯龍池陂陁析而與諸道共而材賢之生魯弗當大郡國十一至嘉隆以來家詩書戶禮樂起而騰英芬茂貫實有其文庶幾哉蒸蒸盛矣顧其橫舍則湫隘弗飭知縣童如淹修之敝已知縣羅黃裳修之又收頤山東齊公一經以諫官來守郡謁學宮已顧知縣危君以平歎曰夫考古者思焉循名者核焉茲非古雲夢哉而學宮弗治如廣厲學宮何即欲撤而新之安所得材已久之會一二奇民徼靈於神而行其臆噪

動境以內外不旬月香錢可數百緡公乃下令夫孔氏之學頽屋壞垣而新異氏之宮非所以爲教也所憑藉地去縣數舍而近令男女無晝夜奔趨之非所以爲法也罷之便於是寘民於法從神於山而以其積金并材若干決策與危昔議新學宮矣議旣成會齊公入計司理錢君士完再上議得俞可無何而告成事駿奔有蕭孫業有所博士弟子員舉手加額曰是爲我大夫約已程能勸相子來以奏乃事事大夫率博士弟子員舉手加額曰是惟太守緇邪端執肩

德安府志

卷之廿 藝文

二

鉅貞教毅然不回司理公實翼乃成乃齊公則又挹不自有頽而補曰是惟爾鄉之人文鄧隆若與時會聲實茂起而山川相之新鄒子曰善哉乎其造士仁也不有其功讓也夫有司之新爾士至矣士之自修其學則何以哉聖人之道仰之彌高才辯如子貢猶云不得其門而入今青衿子未離經輒擁弁髦而升其堂卽博士家言規經摹史稱能文章伍不得一砥行浴德稱好修之士什不得一卽如所稱說猶淺之乎其望于多士勿曰寥寥夫耳目不新則精神不奮

有司之新學宮亦所以鼓而奮之也且夫瑰傑之士
卽屬在閭沕前無與啓後無所翼猶自耀於光明矧
此邦夙稱名勝儲真孕秀積久而發豈其泯泯泯泯
無以稱有司新民之旨哉異日者子多士鼓篋而來
則廟貌庠庠爾垣墉翹翹爾不須臾而遂與更始堂
皇屹如也丹雘煥如也則修之效可睹也夫士之自
修其學亦猶是矣不佞乃又言曰夫記所以記成事
也昔者不佞由此學以進於道靡聞叨仕於朝靡尺
寸之效卽臆而記之其若窾言何夫諸君子則亦惟
德安府志

卷之廿一

藝文

三

學是懋矣乃太守齊公郡理錢公邑令危公其所以
作人飭治將必有頌文翁之爲烈者記不具述云齊
公維人錢公歸安人危公蒙化人教諭楊心訓導張
世鄉鑄之石

廣儒學田記

程德良

儒學田以養士也廣儒學田以養多士不欲爲斗水
之活鮒也今之世財用絀矣農家之秋什不得伍邊
關之餉十不得三罄罄然無不待養也若况爾多士
制復其身旣不得習於三民之業而一不有年家徒

壁立且胥爲溝中瘠焉司世道者奈何祇以恆心
說馭之也楊公來守吾郡孜孜乎教養先焉而雲夢
有爭梅思清田不決者公曰此故絕產也昔者田縮
而賦盈則計避於仕者之家今也田丈而賦均則先
以逋租嘗之而繼以直薄爲之詞圖卒歸之此狡民
之雄法無歸田里將仍田於仕者之家則犴然者孤
執不能終狡徒訟久之將并其直費焉而孤且辭
於公曰昔先君子建尚行書院意將以此田爲從學
者養會齋志白門不果公曰田養書院士猶私之也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四

蓋公爲儒學田而田之直若干余且捐俸爲償乎議
成報於總憲董公學憲王公巡憲冀公咸是其議且
勒石以示久遠而下於邑大夫崔公忠所事乃屬程
生爲之記焉記曰今學田介在諸葛村之東南凡二
區其一附於河半爲田半爲地俱稱上腴其一附於
山俱爲田稍瘠總丈爲田二百五畝有奇爲地二十
八畝有奇爲賦一十九斗有奇爲歲租八兩有奇成
賦外始以養士云先是雲夢士無田山東中丞之
守德安也天井湖爭淤田不決而公乃償其直沒爲

學田歲租銀六兩有奇又橫垣湖一兩有奇養猶未廣也今田擴而廣之矣昔太函氏記寶應學田謂田設而諸貧士食授粒焚授膏婚授禽當大事者必授其資履晦有籍徵租有程歲出有經歲入有會而期以士享實惠爲久遠計因憶不穀理河南時令魏中丞以田九百畝輸爲學田而不穀償其直後理撫州時陳參知亦以其田三百畝輸爲學田而不穀亦償其直請於當事皆亦法太函長計久遠夫士不患無田而患不廣不患無廣田而患惠養不實後之君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五

子效諸公之良法佩太函氏之遠慮斯於養士也實矣然此爲養士計也非士所自爲養也語不云乎耕堯田者憂水耕唐田者憂旱惟耕心田者庶幾大有年夫此心僅方寸而居食仲弓彥方之餘出則格天定鼎將萬禩不可磨滅視便利所獲孰多爾多士自今得養矣其慎所自養無爲諸名公負哉總憲董公諱漢儒直隸開州人學憲王公諱在晉直隸太倉籍濟縣人巡憲冀公諱光祚直隸邯鄲人郡守楊公諱楷蜀屏山人崔大夫諱允中山東臨清人署教諭事

麻城人王育德訓導光化買斬皆從事斯舉者并勅
諸石

莫家河石閘記

程德良

水之有閘以示洩也閘之有石以示久也雲夢故澤
國其西南偏多山漲間有峽流并三吳九江之波入
焉蓋其地最窳窪而四十里之莫家河者地尤窳窪
且岸南岑岑獨高水一入毋論畦畛森茫而幘屋猶
若杯盂然且歲時之浸動以數月苦浸之夫動以數
百家計必建閘時啓洩之而後魚鼈之民可必其生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六

往者苦浸後曾建木閘其質脆其捍防不固纔更風
雨少摧瀚湃過激已成枯朽如水之何而苦則常矣
茂大中丞梁公以水鏡有聲來撫吾楚諸所便宜裨
人理者罔不整飭而男女頓有繡色於是莫河之氓
莫如序者趨訴焉公曰是宜石乃可永久下於郡郡
下於縣而縣之梅公者尤任事計永久者也相度其
地經紀其費凡若干乃成而居旁諸家不得飽半菽
何能爲歛箕費安從出以報郡朱公公曰余固慮之
矣余於漢東郡若太白樓若兌糧倉若理絲堤若郭

家闈皆不動民間一緡成之而捐俸餘遠泛商舟以賑饑殍若是闈費不盈三十金余可捐而成也梅唯唯以所捐名工匠比石材起於歲之五月成於之十有一月凡戴星沐雨督厥而不使少有勦倦者皆身親之也闈成以屬程生記其事記曰此闈成有三善焉寧爲可繼也中丞公撫楚鉅則品吏士綏宗藩銷徭人盜寇出沒而總爲半枯半浸之人理詒枕席何十百者而此一闈亦不遺彈丸地他可概矣夫任事無鉅細者上臣之遠謀也今天下孰不結一路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七

而事可剏始築舍難成者每以憚費中止若朱公捐俸成闈能有幾乎夫任事無恡嗇者廉能之永圖也乃卯酉簿號櫛沐期會以此積資待轉樞人海什之九焉而必以身親經始身親落成卽百里內漭洋荒蕪之區皆以早夜從事夫任事無勞動者材官之杰致也今諸莫氏家尸祝而戶額天矣抑亦不誼此善乎昔公孫叔敖之芍陂西門豹之漳渠爲地方計永久都類此史臣業記之以垂萬禩愧牛馬走不律不足傳後有倚如不起當必紀之郡國乘云梁公諱見

五保定人朱公諱之臣梅公諱先春俱蜀人列於石

築河記

明陳 金都御

嘗聞水地脉也河入道也地匪水則燥竭水匪河則
泛溢書曰懷山襄陵志患也詩曰豐水東注志功也
滇水古河也禹貢疏江漢有雲夢澤孔子聞孺子歌
滄浪水斯河漢東別流溯源自豫自隨入德安治安
陸縣計隨至安陸河行百里經車蓋亭數十里地曰
高竅又曰史河口西北安陸境西南應城境東南則
雲夢境國朝初河水直行五十里至利塘二十里近

德安府十

卷之

藝文

八

雲夢城二里許於邑甚便焉下一百里至劉家隔一
百里至武昌舟楫無恙公私因以庶富科第因以通
顯諺以爲山水效靈降神也弘治初年忽決入應城
界楊家河去縣十里許新河既漲舊河斯壅北海舟
楫不過乘漲進退而已載運甚艱田穫惟十之一二
邑里蕭條庠序弗秀意者地脉爲之夫一水爲害二
邑弗便獨夢涸爲甚望其疏築殆若決西江之水以
救涸轍之切者天臺雙澗潘侯嘉靖五年來雲夢文
章德業兩優嘗獻嘉靖龍飛璇璣迴文頌於朝宇而

心切於救民一聞河患而遽憂之與邑博士陸懽白
瑜幕尹郭景賜邑弟子員張一夙曹鳴謙鄉耆張琛
等謀度詳審用圖疏復僉躍然曰善乃上其事於巡
撫王公巡按唐公水利劉公工起嘉靖六年正月億
萬以計工以計土石以計竹木擇水有堤疏水有道
河遂復舊由是應城東安陸西皆無水患雲夢居民
咸賴侯績以爲奇功美政庠二生請余文以爲記
清流帶邑碧彩連山夢之秀可記也鬪尹豐功浣紗
奇節地哀江夏賦後相如夢之靈異可記也楚有七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九

澤而夢之美於山河者如此良用述其巔末以壽諸
石按古賢令以水利見稱者匪一而侯其善嗣徽音
美蹟者乎後有作者覽侯之記因當思侯之功以媿
美焉斯又余之所以致望於不已之心也

重修雲夢縣治記

郭貴德

在昔楚地以衍沃雄諸域雲夢舊有聲焉今邑裁而
稱各獨存莫考其故乃縣治學宮城垣諸所陋而就
頽距今實難苟寧廖洪齋君前余至嘗舉新門樓有
成績焉惜未竟而齋志以沒歲己亥余有承乏之命

至而詢度則重傷洪齋而重慮余責之莫委也稽諸
時力見凋瘵流徙之民實歎於衷視諸修治猶爲未
遑咨俗循情勉強朝夕荷天未盡棄我民我庶民知
乘時致力相煦以生乃獲稍稍完復庶幾可治而諸
所之壞日甚若士與民咸以興葺望余予亦不敢以
傳舍視茲治乃揆後先謀難易取役於貞取金於贖
取力於罪庚子治城垣四門歷六月而竣辛丑治明
倫堂齋廡戟門二祠一泮歷八月而竣癸卯治縣前
後堂及幕廡庫廂犴舍神宇歷五月而竣而儀門東
西書房倉舍猶未之敢及也再歷今歲曆不丁之夕
盡燬而更之於今餘六月告成而向所諸廬咸整然
新矣天與地有會時動從事以前人蠱壞之極至洪
齋君始克有作而志與時違可久之責乃在余已茲
勉而苟合之亦聊盡吾心焉爾而廢興時事之際其
亦重有感矣繼今而恢拓增光端有望於大雅君子
哉歲月之識不可以已因勒石於廳云

重修令尹子文廟小記

童如淹

子文鬪先生產於茲土其功業奮於當時而聲稱施

後世尸。廟以受其神而無田以供其祀豈非大
闕余忝令茲土而又適遭乎歲之凶儉乃捐俸貲以
締厥宇買田五畝以爲春秋奉祀之貲而命掌其事
者則廟隣左旃也若夫增其所未備以崇明祀者又
在於後之君子云

雲夢縣創置學田記

劉伯燧

學田非古也古者井夫下之田計口而分之無不授
田之家農民之俊秀者卽爲士當時學者固別無田
其餘田以授餘夫自卿以下采地之外各占一區無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十一

復間曠卽欲以資學亦無自得田是以家有常產人
有恆心在上者敦禮樂教化之風在下者崇廉靜退
讓之節治隆化洽非偶然已自秦廢井田置阡陌人
無恆業始有無田之家無恆業則無恆心始有無禮
義之夫廉恥喪訟獄興盜賊起而治隨以必焉然所
貴乎吾士者仁義以視身道德以淑志當不計此故
孟氏云無恆產者有恆心惟士爲能非謂士可盡無
產凡以致其責備如此叔季以來上之人睹士習之
陵替由恆產之不足始寢寢繼起而創爲學田之

之守躁心釋於退讓之節謀其道不謀其食焉斯郡伯所以養士之初心脫或取以自養無所用心又或見利而忘義固極知諸士不爲抑豈郡伯之心哉夫古之田惟以養民今之田并足以養士古今不同人心之恆理則一道化隆洽之休余請拭目俟之馬公諱文煒別號定宇齊之安丘人其廉明正直治吾鄖大政載在口碑者不一述茲其養士一端云爾唐君秦州人

雲夢縣修城記

劉伯生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十三

雲夢載禹貢圖經謂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大浩矣今縣治亦古也北郭遺墟索索猶存不知何時移建於川隸德安一邑下厥地平壤厥俗顛靜人易爲理故壽士爲垣宰相習曰城之矣終年余在告前令陸侯勳嘗就余談城事余不佞階階不忘如日勤民而或之非城也是故築城有義聞之左氏逸乃有永寧之旋白京華李侯宜春過問記爰授之狀畧曰雲夢故無城隆慶間牛君麟將有營尋罷去萬曆甲辰六月中丞暨藩叅王公巡憲徐公鄧公相與經畧

荆楚下諸郡覈所隸無城者城之維時荆楚巡憲馬公尚守德安以當城狀上會大覲行柳貳蔣公攝郡事調立惟謹鳩工飭材計費直當四千五百有奇悉出之公帑益以賦贖民錙銖無取議定馬公覲畢旋郡邑加綜理力考厥成陸君有吏能乃毅然肩之率尉高寵及好義民十餘輩昕夕董役其民素素一陸君趨役子來一啓輒得寶鏹數萬輿情翕然咸謂神助經始甲戌十月訖工乙亥三月垣周五百七十丈有六尺計其崇得三百十七分周之一爲門四門有樓

德安府志

卷之二 藝文

古

劉伯生口集是哉其求逸於民也附土而甃費無聞閭閻土方之外徧循厥義一時民心可與樂成而子來之形猶依然可想已余嘗攷之經朔方東方因有所構而後城逮春秋而城者日夥事寢以起而治不容不詳也今夫湯以滄而內薪臚以安流而識三老雲夢邑雖下以顓靜號於時不及今城可謂詳治乎然余又聞之宋人有垣弗繕而顧蓄疑於彼隣而周人所稱藩垣屏蔽以及干城皆以屬之人是故禮樂之教興起其良忠信之心維民之幹治者效法一陽

脈終荒蕪治之者自士習始然衆節行俾王公識百
之艱皆亾象之隨堵也謂雲夢者將但曰隨此彼城
一增而新耶城如是吾意德風漸涵若相繫引所謂
江之北江之南咸日成今一大城矣雲夢豈一邑限
之哉

邑陸公修堤碑記

涂楫

嘗稽史牒雲夢民習古樸易治乃今議治者則曰雲
夢屬德安府爲下邑土瘠閭里空又當卸黃卸蒲潛
沔之衝民疲於鯨役甚苦執政日夕以伺候迎勞不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十五

輟至於邑中有興革事悉不暇致無異乎雲民襁流
於困且憊也幸我仁牧陸侯適捧簡命眎茲邑平易
謙慎鎮靜不擾下車卽訊民疾苦均役定徭倦倦以
哀矜甦困爲念一時人人咸善侯來之晚甫二載圖
治易勵終始不倦平斷疏河築城修祠祀歷有成績
是歲春民愬馬家灣蕭里埠一帶數十處歲罹水患
卽日躬詣其所舍車徒步尋窮河源慨謂耆老口馬
家灣擬雲河上流欲免於水患非峻其功以遏之不

白蕭里埠至某計地若干計工若干自魯班堤至某
計地若干計工若干下至隔浦潭由子潭三了口其
度地俱以馬家灣蕭里埠爲準計地計工亦如之又
屬幕佐高君襄其事且以勿亟勿傷爲勉民益德侯
之利已相率爭先趨赴堤倏告成迄今沿河一望蜿
蜒數百丈嶙嶙隆隆屹然天塹矣自夏迄秋卒無水
患甚獲有年無論民人戶口巨細向之枵腹者今皆
克克便便矣莫不鼓腹相慶曰飫哉陸父之賜也咸
稱其堤曰陸公蓋亦感激不能忘之情人心何私哉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六

茲侯以調鯨他轉乃人人戀戀恐無以留侯又相率
因鄉士夫王子政等暨里正丁役長諸人詣山人涂
生丐集紀言以垂恩久顧侯深仁厚澤山人曷能紀
姑卽防水患之利於民者與夫防民患之有利於民
者而告之蓋自侯有左右之防而下情不壅自侯有
府史之防而案牘不滯自侯有里胥之防而誅求不
濫與夫供應有侵漁之防交際有干謁之防罔不秩
秩有法矣是防弊之所自起與防水之所自來均之
爲利於民不其較然溥哉諸人聞余言泥泥慚曰我

侯之防民勝於防水民何能知之其亦魚之利於水而忘於水鳥之利於林而忘於林也夫幸惟識之於水俾吾民世世誦之知侯之澤普雲不獨防水之患云侯諱勳字體堯別號華南中江西鄉試吳之常熟人也

賦

高唐賦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崑崙兮直上忽兮改容頽史之間變化無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七

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常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闔兮若松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彰目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連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

日寡人方今可以遊乎王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王曰
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
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
王曰唯唯惟高唐之大休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
山赫其無垠兮道互折而層累登巉岩而下望兮臨
大坻之稽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凜洶
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并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蒼湛
湛而弗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勢薄岸
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却會崒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
德安府志

卷之廿一 藝文

六

而望碣石礫礫礫而相摩兮磬震天之磕磕巨石溺
溺之澆灑兮沫潼潼而高麗水淡而盤紆兮淇波淫
淫之容滴奔揚躡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
而跳駭兮妄奔走而也邁虎豹兕失氣恐喙鵬鷖
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擊於是水火盡暴
乘渚之湯龜鼉鱸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蛟螭蜿蜿
中改遙望元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
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華覆蓋雙椅垂房糾枝
還會徒靡淡淡隨波閭謁東西施翼倚歟豐沛綠葉

紫雲丹莖白帶纖條悲鳴聲似笑續清濁相和五變
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
隙官賢士矢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
心瘁盤岍噴岍振陳磴磴盤石險峻傾崎崕隕若崖
參差從橫相追陬互橫狝皆穴偃蹠交加累積重疊
增益狀若砥柱在巫山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炫耀
虹蜺俯視峭嶮窅窅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
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怡悵
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貴育之斷不能爲勇卒愕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九

異物不知所出縱縱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
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隙上至觀側地蓋
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蒞蕙江籬載菁菁荃
射干揭車苞弁薄草靡靡聯延天天越香掩掩衆雀
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睢鷓黃正宜楚鳩娣歸
思婦唾鷄高巢其鳴啾啾當年遨遊更唱迭和赴曲
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進繩
犧禱璇室黜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
乘玉輿駟蒼螭端弁垂旒旌旒合諧絃大弦而雅聲

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餘年時出游游於
后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也又烏足以言其外
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
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觀其餘也臣之
所見蓋特其小小者爾名曰雲夢雲夢方九百里其
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第鬱隆崇律萃岑嵒參差口
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
上則丹青赭堊雌黃白珩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
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昆吾璣玳厲礪石砥

德安府志

卷之二 藝文

二

砥其東則有蕙圃蘅蘭葢若射干芎藭菖蒲芷蘿蘼
栢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衡壇
曼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歲介苞荔碎莎
首蘋其卑溼則生藏蓂兼葭束藿彫胡蓮藕菰蘆菴
蒲軒芋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
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
龜蛟鼉瑇瑁鼈鼉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榎栲豫樟桂
椒木蘭檠離朱楊欂梨栲栗橘柚芬苧其上則有鷓
鴒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元豹蠃蜒龜玃於

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馴
乘雕王之輿靡魚鬚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旂建干將
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娥
阿爲御案節未舒卽陵狡獸蹙蚤蚤麟距虛軼野馬
馳駒駮乘遺風射游騏儵神情淵雷動爰至星流霆
字弓不虛發中必決眦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
獸拚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
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虜受誦殫觀
人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揄紵縞雜織羅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三

垂霧縠縠積寒縐紆徐委曲鬱兀豁谷粉粉群揚
旒成削蜚襪垂髻扶輿倚靡翕呶萃蔡下靡蘭蕙上
拂羽蓋錯翡翠之歲蕤繆繞玉綬眇眇忽忽若神僊
之彷彿於是乃相與僚於蕙圃嬰嫺勃窣上乎金隄
拚翡翠射駿驥微矰出熾繳旒
連駕鵝雙鶴
下鉉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鰲葦柱
心張翠
帷建羽蓋網瑋瑁鉤紫貝樅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
流喝水虫駭波鴻沸湧泉起奔物會礪石相擊硯硯
盪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僚者擊靈

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纒乎淫淫般乎喬喬於是
楚上乃登雲陽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
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
焯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
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
况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畝
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
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
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三

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
而言之是彭君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彭君之
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者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
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渚距海南有瓊瑯觀乎咸陽
射乎之杲浮渤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隣右以暘谷
爲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
其胸中曾不芥蒂若乃倣儻瑰璋異方殊類珍怪鳥
獸萬端鱗倅克物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尚不能
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

又見容是以王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

雲夢賦

陳誼高

覽東南之巨漫兮渺乾坤其若浮罔盡夫荆之爲藪
兮蹇將沂 共源之流惟九州之有澤兮羗荊州兮雲
夢表一澤之巨衍兮跨南北以相控原夫澤之爲量
兮水既清而不溢波衆流之交滙兮 口道道以秩秩
若宇宙之再造兮揭禹功於九年俾五行之攸叙兮
乃迄今兮安其天吾乘流而艤其側兮極空摩而潤
淵洲莽莽而不盡兮汀藹藹而含烟亂風颺之往來
德安府志

卷之廿一 藝文

廿

兮通巴峽於湘川縮青山之一髻兮結襄漢之哀延
當春波之泛汎兮滙四際於一區及寒濤之浸碧兮
波已殺於兩湖征鴻飛而沒影兮涵元氣於冥無舞
魚龍之夭矯兮雲垂垂而奔趨映殘霞之錯落兮祝
融蒼茫而欲晡原桑麻之旆旆兮隰禾黍之離離岸
蘭芷之菲菲兮芳潛繚其江離緬懷楚子之遊田兮
佩明月而冠雲排千乘之旌騎兮紛馳驟於水濱知
走獸之是獲兮豈得非熊以致君嗟漢高之僞遊兮
未必臨幸乎此中笑齊風之雖大兮終愧夫汨羅之

孤忠聽鈞天於洞野兮居八九於心胸洗往事之芥
蒂兮乃北望夫清都睠雲夢於萬里兮奠南服於一
隅其藪澤之所聚兮皆材用之所需決天下之疑兮
有大龜之納錫用天下之武兮有弩楛之勁直成天
下之禮兮
不心以淵注兮摠朝宗
之萬一乃爲之歌曰雲蒸潛兮流海澨士楚產兮貢
天府秋風颯兮木葉下洞庭波兮恍萬舞俯伏兮端
門奏簫韶兮帝所

又

丘堂

德安府志

卷之廿一 藝文

廿五

際東南之奧區維雲夢之二澤盪兩儀兮同開渺千
里兮莫極爲上流之淵藪跨大江之南北吐霧雨兮
吸烟雲浮乾坤兮浴日月蓋其形執汗漫風景森茫
埶淮通蜀亘荆控揚并包漢沔綿絡沅湘莽莽菰葦
之岸漠漠菰蒲之鄉澹煙林兮明滅浩月潛兮汪洋
洲重淵兮掩映浦隔汀兮相望鴻鴈鳧鷖之所集狐
兔麋鹿之所藏漁歌互答獵唱同行樵牧彌野商賈
運槁貨財之富聞於四方至若羽毛齒革枕榦栝栢
菁茅竹箭之由產黃金丹沙之自出雖僻處於遐陬

實有資於上國是故楚子之所常獵漢高之所僞遊
宋玉遠慕而特赴太白來觀而久留少陵調洞庭之
澣杜牧吟澤南之州凡騷人墨客之來徃必爲之徘徊
而賡酬於時有翰林主人者曰昔子虛詫齊以雲
夢之事而見辱於身有先生今而賦之豈欲爲解嘲
也耶主人於是凭高眺遠攬今撫昔臨風俯仰喟然
嘆息曰嗟夫子以爲今之雲夢猶昔之雲夢乎非也
吾聞古徃今來否極必泰世運既回地氣亦改昔春
秋之時世如糜爛而波潰彼區區之齊楚各誇強而

德安府志

卷之廿一 藝文

廿六

詫大惟田獵之是務惟原野之是愛想雲夢於此時
爲王靈所不屆方今聖王御極天下爲家八紘一綱
四極一置游畋之事不動於念慮好生之德周浹於
遐邇遂使羽毛鱗介自飛自走而雲夢之魚鳥如在
文王之沼圃勾芡萌折自生自育而雲夢之草木如
在啣唐之暘谷加以菱芡彌望麻黎陰翳悉蒐獮之
場化爲耕食之地是古之雲夢爲民之病今之雲夢
爲民之利也惜相如以俊逸之才不遇今太平之世
雖知楚王雲夢之陋而又逢武帝上林之意况登高

能賦可爲大夫宣雨露九天之澤洗雲夢千古之
於是諸生欣然執翰操觚願鋪張今日之所遇起子
虛身有而告諸

贈邑侯言

李士茲留侯

嘗稽古致治者恆相時勢之機宜而翕闢之以妙其
權禮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一
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詩云不競不綵不剛不柔敷政
優優百祿是道是乃古今理勢之自然而善致治者
禱偏救敝所必然也蓋恤勞利用息息久則懈而弛

德安府志

卷之廿一 藝文

七

百度荒矣救之則利用振振則剛而明庶務舉矣此
國僑救鄭深有取乎猛也猛則烈民望而遠之故獲
蘇焉西門氏之治魏也亦然史稱循良調東理之治
民不能欺鄴下之治民不敢欺與單父鳴琴而治民
不忍欺者同爲三不欺云吾雲自開 國來休養生
息困斃少蘇復值西山大役仍凋瘵甚撫之利用息
而息久保無鼓勝之虞乎當事者改絃而更張之固
所甚宜爾適吾新邑侯陳公以世勲華胄奉檄臨雲
仁聲先路里叟扶杖而迎童穉馭竹而趨壯者竭蹶

迂之境外百里而遙栩栩然如孩赤之得慈母然公下車撫拊之噢咻之相慰於車塵馬足間未知往昔并州之於郭細侯盛事風景較之今日何如也公德器淳懿謙冲飲人以和及義概英發判可否決從違如庖丁刃新發於硎驕然奏之合桑林之舞中經首之會無不迎刃而解任未彌月百廢次第而舉邑衝繁馬政爲急次倉廩城池關隘與丁糧冊籍無不具理邑有冤誣屢讞不服者公立判心折稱神君焉凡優崇學校勸課農桑及諸善績自是循序而進日隆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六

月茂與年俱長矣紳矜黎庶殆喁喁待澤於下企踵而觀德化之成焉倚歟盛矣權妙翕闐馳而張之練而競之柔而剛之凡以息久而振之也振之乃所以妙於息也敷政優優固百祿之所宜聚也時值大呂令月望日爲公緘麟之辰雲人士欣舉躋堂稱觥之典祈余言以介眉壽余因欽感夫魯之僖公矣魯爲孱國倍公以英年起而振之克恢舊績駟馬泮水闕宮之盛詩人纚纚頌颺不置而祝之一則曰俾爾昌熾富壽黃髮台背再則曰俾爾昌大耋艾萬有千歲

究則曰黃髮兒齒令妻壽好後僖公享國竟如頌祝云云余亦惟以史克之頌頌公焉可乎况公世德作求簪纓繼美不減魯侯而且昆玉同出者五其侯於吾楚百里者三太史寧不奏德星聚翼珍之分乎聯鑣躋闕膺褒德侯封而分茅胙土固有不須祝而自至者余則幸附輿情而賡颺其盛焉爾爰不揣而志以弁賓筵

應城縣記

應城縣儒學記

孫繼皋 賦二元

德安府志

卷之廿一 藝文

廿九

皇帝在位十有二年綏猷建極嗜學親賢者願畢登教化翔洽乃者采諫垣言禁弛講學途闢論秀方博掄儒先謀從廟以益尊孔子明詔學者趨向準的意旨甚盛於是應城學改作義義新宮適與時會斯亦振德之大期闕文之隆際已先是學久日圯又制卑隘弗稱諸生言都御使督學使報曰其令郡理具覈以覆無有後覆上又報曰其令邑令以時興修務廣務崇毋有靳邑令奉檄惴惴惟是邑傷於瘵民罷於役用役故病民懼舉羸而背時用民故儉學懼因陋

時訓爲懈濶之事以爲不暇力新翼序崇彼聖基神
或舞旋於形聲身所倡率信於條教故知士之應
之有不待對越宮牆駿奔俎豆而後兢兢思業乎矣
孔子之道亦何遠之有其精在六經而其流行在
八之心與鑿論日用之際余少也情不知學顧嘗伏
讀肅皇親製承天學碑洋洋孔彰煥乎光大而其指
實於峻峻蓋忠子盡孝朱文公爲上蔡祠記不多其
言而該洽而特准服其直指居敬窮禮爲入德之門
聖有講讀楚士所獨得奉爲衿紳之式而先賢之

言邑之長老往往有傳言而私者然總之六經
爲也第令此序之士反而求諸心又進而求諸六經
敬必詣熙其功理必貫見其是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舜與咏涵洙泗之濱游歌杏臺之上若何異斯爲不
負聖天子所以尊孔子明詔學者之意若徒說談外
襲取聲利而止爾豈惟聖門所必棄亦奚以明乎春
秋之蒲騷而慰良有司振德闔文不勝拳拳乎上語
有之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衣茲爲士之一人初
也尚相與心勤之而已是役也都御史爲陳省福建

人督學使王圻直隸人太守齊一經山東人郡佐崑
桐錦衣人別駕徐可大河南人郡理錢士完浙江人
邑令陳揚產貴州人皆進士余師陳叅知先生諱渠
用名給事校禮闈舉余者宅薦紳大夫斤金佐役者
又若干人法得列書碑陰垂風來禩余既識之如此
而系以詩

上古有教曰維禮樂於何育之辟秀於學又必有廟
隆我夫子皇詔萬世以天下祀匪直祀之明其爲師
於羨於墻是嚴是思夫子之節堯舜文武集厥大成

德安府志

卷之廿一

藝文

三

獨盛千古維楚有邑春秋蒲騷廟學昔有士游以教
基之弗崇吁其瀕圯瞻彼數仞不見富美矯矯陳侯
陟降太息士竊有請予也不力乃起新宮巖巖面陽
亦有門廡翼翼皇皇諷日之吉踐位成禮侯儼對越
觀者濟濟士絃且歌文其在茲事有會逢右文之詩
道豈遠而爲亦若是千里之步視所命志聖賢可作
謨訓猶新經術行誼無踰厚倫高高夢澤湯湯發祥
白今譽髦入室升堂門樹貞石用表成事永言勿泐史也
作記

謝公祠祀

宋朱熹

應城縣學上蔡謝公先生之祠今縣令建安劉公炳之所爲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初頗以該博自多講貫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子可爲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爽然自失面熱汗下若無所容乃盡棄其學而學焉然其爲人英明果決強力不倦克已復禮日有課程夫子蓋嘗許其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德安府志

卷之廿一 藝文

三

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爲得其綱領建中靖國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復轉徙州縣沉淪卑冗以沒其身而處之浩然未嘗少挫中間嘗宰是邑南陽胡文定公以典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故因紹介請以弟子禮見入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闕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然先生之沒游公疋夫先生實誌其墓而喪亂

西厠悉構講堂前爲門三間仍扁曰惺惺左闕一門通儒學櫺星門以便諸生請益右闕一門通縣儀門以便有司政餘論學

譙樓記

周 琬

邑故有譙樓幾頽矣盧侯至謂茲樓以測日影勤官政按昏曉節寢興旣頽可弗新乎乃諭邑父老曰本來寧爾眾非樂修飭以貽爾勞譙樓邑人觀也如人首服雖有姣軀冠冕弗具弗稱也新之便遂拓址購材撤其舊會勅使以權詔誣侯擊侯去罷工邑人訝

德安府志

卷之廿一 藝文

三五

曰毀譙樓如脫首服我侯得符讖哉明年侯誣白還任乃申前諭遂令義官周紹舜董其役臺崇二季樓崇如之凡三楹邑人割牲醴酒請侯落成集邑博鄉士人大夫同登琬與焉僉屬琬爲記侯曰以余爲令茲邑能使邑人皆有寧宇乎今登茲樓邑中華屋敗簷參差在目口之休戚可概也矧令爲民役者也非以勞其民也爲民聚財也非以匱其財也今茲樓臺民免勞匱乎琬曰侯登茲樓卽念民休戚邑人之慶可以記矣

賀對揚先生捐俸自製學田記 龍墳

學田之立不一有設田自縣者分給由縣宜開支報
上也河廣支捐俸價買需糧之田在諸生輪流經營
或爲修學之需或爲造士之典不等於縣載學田也
對揚賀先生丙辰以前曾以孝廉署蒲教事先後五
稔捐祿俸儉齊厨爲蒲騷製石橋田數畝顏其田曰
嘉賓萍食雙橋田數畝顏其田曰志士斗水顧名思
義其望我蒲中人士殷殷孔厚矣丙辰登鼎甲臻元
輔其幸天下之量也兆基於貴門矣丙子獻賊破城
德安府志

卷之廿一

藝文

三六

癸未闖逆淪陷學宮堂廡蕩然灰燼而碑文亦火裂
無存幸逢新

天子崇文重儒闢門額俊弟子自連茹拔茅正嘉賓
萍食之時也乃命諸生正石雙二橋經界稽其租
兵燹後雖田多荒蕪兼以水旱洊至輸納無多但就
耕穫者炤所收均布之以無負前人意可也時藩幕
在諱鹿鳴來署縣事造士念實有同心乃克勸厥事
其記文則呈於督學王宗師點定許勒石重世後云

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甚矣哉康熙六年

天子親政首崇學校臨雍視學躬行釋奠爰命臣工致奠孔子先師闕里煌煌隆典六宇俎豆生輝矣仰思亶聰幼冲敦崇至聖大小臣工出自門墻者敢不鯁鯁焉振德弘文以崇宮墻矧爾多士晨夕橫經川不興念所始乎蒲學於萬曆十一年蒲令陳揚在興建迄今百有餘載雖規模尚存殿廡門池已多圯壞典守茲廟者徬徨低徊早夜思維請商樊邑侯幸有

德安府志

藝文

三七

同心隨義倡鄉紳大夫名都人士而告之曰青牛白象闕遍四方而聖賢廟貌穿漏不治非以崇道術也百工技藝各有官府專肄其業而講堂躬圍鞠爲樵蘇非所以育人材也讀其書習其教義義其衣冠而俎豆亾鍾簋缺典章廢墜非所以大報本也維爾多士經度省視功從急處先施視物力之多寡爲興功之大小得寸修寸得尺修尺務崇務固務全大備以全規制思是舉也凡在宮墻門內之人乃自營爾室非同二氏崇信本師猶待於募修也諸士踴躍

憬然曰吾輩分內事也興功之日多士自知駿奔趨
事以後至爲羞倘有自外門墻者亦不屑強之趨善
從茲丹堊維飾宮墻聿新有赫瞻視士風丕變禮讓
興行王道興風雅之應然後爲學之成斯不負
皇天子所以尊先師培養學者之意云

修應城縣城垣記

縣令齊國政德龔

粵攷應城舊無城先朝成化年間知縣汪清始築以
土分爲六門至正德五年知縣王亨稍增飾焉嘉靖
十三年知縣李調元壘磚爲墻增以雉堞建以城樓
德安府

小學文

三

蔚然改觀矣迄今歷年既深在在崩頽防守攸關葺
理宜亟時郡憲傅鶴祥注意專城急公行修國政仰
體至意忻然從事不欲爲補苴之謀務垂爲悠遠之
計但情景蕭條點金無術且所費不貲慮難卒業爰
與合邑紳衿父老聚米量沙統計頭屑合用若而金
質之匠氏匠氏曰唯唯更恐工非一日歲月遷延復
進匠氏而董之曰臺不日曰靈業百年以爲利必計
日而告成功也匠氏曰唯唯於是旣斷於心載諭於
衆捐俸採買磚灰周圍重葺匝月而城成視昔有加

六門城樓康熙八年知縣樊司鐸曾經與修
未及十載旋復傾圮意者修築之不固而人工之未
至耶遂爾鳩工俱加修葺惟小北門外桃李成蔭桑
麻叢集曠遠縹渺恍如蓬萊縉紳張景請建閣以記
遊幸荷道憲祖澤深總戎尤三省慨然樂助共勦
斯舉閣遂落成焉若大南門者乃屬離方上應文明
之象舊有文昌閣高同文筆中式倍常明驗較著無
可更張 山名既久有信青島家言者漫爾閉塞而
閣亦圮矣維時紳衿以科第薦繁公請復啓且建閣
如故國政曰謹如命是舉也國政仗諸憲臺之神力
始得拮据竭蹶匪觀厥成亦庶幾如帶如礪水垂不
朽非徒塞責考成以博一時之聲譽已也是爲記

又

元

